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七十三回 鹹肉莊官僚托足 鮮果鋪學士埋頭

那人也抬頭看見了何奶奶，對她點頭微笑。白大塊頭忙喚底下人開了門，請那人上樓坐。那人看她家客堂中擺設非常精緻，張掛的字畫，也都出名人手筆，很像是個大人家模樣，踟躕不敢上樓。白大塊頭親自下樓相請，那人方敢隨她上去。何奶奶笑靨相迎，招呼他大房間內請坐。那人到得樓上，方有幾分出痕跡，覺這戶人家，表面雖像公館，樓上不料竟有這許多房間，大約是公共之公，館舍之館了，因放膽在沙發上坐下。白大塊頭拉長嗓子，喚人倒茶裝水果盆子，連外國糖、瓜子、花生，湊成四碟。那人連稱不必客氣，還沒請教府上貴姓？何奶奶笑了一笑道：「原來你不問姓，就到人家來的嗎？真好大膽。告訴你我姓何，這位是我的姨母，她姓白，這裡便是她的公館。你自己姓什麼呢？」那人也微笑道：「隨你吩咐罷，你愛教我姓什麼，就姓什麼何如？」何奶奶笑道：「天下那有這種事，我教你姓何，你願不願？」旁邊白大塊頭接口說：「你教這位先生姓何，不是自己給便宜他了麼！」何奶奶道：「阿喲！」那人卻哈哈大笑道：「姓何很好，從此我便姓了何咧。」白大塊頭笑道：「這句話怎樣？還是讓我來規規矩矩請教你這位先生尊姓？」

那人見白大塊頭銀盆似的面孔，鬥大肚皮，很有些像官太太模樣，不便同她取笑，始老實告訴他姓陳。原來何奶奶的眼光到底不差，她說此人像做官的，此人果係政界中人，名喚陳蘭舫，素在北京某部當差。此番因到上海來調查一件事，暫住一品香旅館。白大塊頭問得明白，知他是官場中人，不免格外巴結。問他可曾用飯？要吃什麼點心？蘭舫回言都不要，請白太太不必客氣。白大塊頭見蘭舫說話時，眼睛屢對何奶奶觀看，已知他的用意，即便站起身說：「陳先生請坐，我教底下人買點心去。」

蘭舫口內仍說不必客氣，心中巴不得她走開一陣。既走之後，房中只剩何奶奶與他兩人。何奶奶初見蘭舫的時候，一開口便說笑話，此時倒反裝得穩重起來。因她聽知蘭舫是有來歷的人，存心當他一個戶頭，深恐初交之時輕狂太過，日後不免惹他瞧不起，因此房中剩了兩對手，她只顧照著衣櫥上的鏡子，掠掠鬢腳，整整衣裳，理理鈕頭，扣扣別針，彷彿旁邊沒有個男人一般，連眼睛都不向蘭舫帶著一帶。蘭舫哪裡忍耐得住，自己走到她身旁，伸一隻手搭住何奶奶的肩頭說：「你多照鏡子則甚？」

何奶奶偏一偏身子，讓過蘭舫的手，對他微微一笑，低聲說：「請你放尊重些，這裡不比得別處。我家阿姨，雖非外人，但她家底下人進進出的很多，房門又是開著，設或被他們瞧見了，講出去給我老爺知道，不是兒戲的。」蘭舫原不知她們的底細，聽她說得鄭重其事，慌忙縮手不迭道：「是我忘了，沒問過你家老爺名喚什麼？現在何處當差？」何奶奶微笑道：「這句話不便告訴你，譬如你的夫人，背著你在外認識了一個男子，還不知他有常心沒常心，就好將你歷史，輕易告訴他嗎？」蘭舫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好譬喻，聽你說話意思，可是怕我沒常心嗎？這個你盡可放心，我不比得上海一班滑頭麻子，相識了你，決不中途背棄你的。你丈夫究竟叫什麼名字？你告訴我罷。」何奶奶道：「你要問他名字則甚？他也同你一般當差使的，你曉得了就是。」

蘭舫執意要問，何奶奶不敢說出蘭史真名，捏造了一個假名字。蘭舫問在何處當差？何奶奶恐說了京官，蘭舫一定熟悉，因道他在將軍府充顧問，常住上海。蘭舫點頭說：「怪道這名字我很耳生，這顧問本屬虛銜，你大約是他元配了？」何奶奶道：「是的。可恨他去年娶了個姨太太，日夜混在她那裡，不回家來，我因一個人在家煩悶，因此才與著阿姨一同出來看戲，不意遇著你不講情理，拚命釘梢，我恐你釘到我們公館門首，被當差的見了，人言可畏，沒法想了，才教你到這裡來，原本為一時權宜，打發開你之意，不意你面皮真老，今兒居然當真來到這裡，請問你打算將我怎麼樣呢？蘭舫聽說，呆了一呆，笑道：「不敢怎樣，不過我知道你們老爺，時常不在家中，丟你一個人，未免寂寞，故想陪伴陪伴你之意。」何奶奶微笑搖頭道：「我倒並不希罕男人陪伴，況你也是過路客，就陪伴我也未必常久，日後你事情完了，回轉北京，我又不能跟你進京去，那時倒反害得我不上不下。與其後來沒有結果，還不如現在免了這件事的為妙。」

蘭舫聽她說話利害，不覺暗暗吐舌，心想：看不出她這樣一個婦人，竟是隔年的蚊蟲，真正老口。既然遇著她，必須用全副精神，方對能抗得她住，因道：「你說哪裡話，我們兩人，得能今日相遇，雖出偶然，也未嘗不是緣分。常言道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天下的事，原說不定，講你奶奶，固然是有夫之婦，不過據你說你們老爺現在娶了姨太太，對你的愛情，甚為淡薄，恰在這時節遇著了我，可見我同你，著實有點兒緣分。或者姓何的姻緣簿上，也帶著我陳某一筆，亦未可知。要曉得婚姻原無刻板，四川關西的人，娶上海女人為婦的多得很。你說我是過路客，日後公事完了，仍要回京，這句話一點兒不差，但我也也是南方人，在京當差，無非弄碗飯吃，騙幾個錢兒用用，並非一輩子住在京裡。設如你肯同我要好了，我回京之後，也未必掉得落你，一定要設法謀一個別的差使，常在上海，也和你家老爺一般，有事方出門一次，沒事的時候，豈不可以天天聚首的嗎！」

何奶奶聽他說得誠懇，假作俯首無言，低頭沉吟之狀。蘭舫曉得這幾句話，將她說動了心，暗下不勝歡喜，招呼她道：「你站著豈不腳酸，這裡坐一坐何妨！」說時一隻手便執了何奶奶的玉腕，何奶奶並不推拒，隨他坐在沙發上。蘭舫同她挨肩而坐，時下已無柳下惠其人，所以蘭舫一雙手也未免有點兒不規不矩，何奶奶一想不好，男人脾氣，都喜歡腳腳進的，遷就了這樣，他還想那樣，而且被他們上手容易了，將來他便不把你鄭重看待，無論那一個男子，都犯這種毛病，現在我已坐在他旁邊，若再站起，恐他生氣，不如喚大塊頭上來，令她當著別人的面，難以下手便了。主意既定，即忙高喚了兩聲阿姨，蘭舫驚問你喚阿姨則甚？何奶奶答道：「有事。」蘭舫頓足說：「什麼事，遲一刻喚她何妨。」

何奶奶微笑不答。底下白大塊頭聽何奶奶叫喚，不知何事，慌忙答應著上來，蘭舫聽大塊頭上扶梯聲音，不敢再與何奶奶同坐，即忙站起身，坐在旁邊一張靠椅上，滿面孔不高興神氣。白大塊頭跨進房，笑問你們有什麼事叫喚？何奶奶道：「阿姨，你說叫點心，叫到哪裡去了？不怕客人肚子餓嗎？」蘭舫接口道：「又來了！我才吃了飯來，哪能更用點心。你早不對我說一句，不然也不必請阿姨上來了，累她奔上奔下，豈不罪過。」白大塊頭笑道：「這有什麼罪過，我原預備上來的。點心已叫了多時，大約就要送來咧，可要我再下去看看。」蘭舫已回過不吃點心，並說她奔上奔下罪過，自己倒不能再叫她下去，只可不開口，等何奶奶回答，只望她回一句好的，你下去看看罷，那就是他肚皮中的最大希望。偏偏何奶奶似乎曉得他意思似的，有心同他作對，看她輕啟朱唇，對白大塊頭說：「既然點心就要來的，阿姨也不必下去了，再令你奔上奔下，豈不教客人更不過意嗎！」

白大塊頭聽何奶奶不教她走，心知必有緣故，因就駐紮在樓上，卻開了窗，對底下高聲說你們叫的點心怎樣了，快去催催呢。其實白大塊頭何嘗叫什麼點心，經此一聲喚，底下方派人出去叫。因他們同白大塊頭搗慣了鬼，曉得她裝腔作勢的門檻，怎樣來的便怎樣對付，猶如臂之使指，無往不利，所以到她家去的人，見她明明指的東瓜，誰知他卻是話的葫蘆，往往不知不覺，落了她的圈套。蘭舫更哪裡知道，況他正一心一意注在何奶奶身上，暗想看她情形，也不見得十二分拒絕我，緣何到了要緊關頭上，偏把那可嫌的阿姨喚了上來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心中越想越不明白，看看何奶奶面色，仍然是流波送睇，巧笑迎人。蘭舫此時真被她拘魂攝魄，顛倒萬千，若無白大塊頭在旁，管教有個笑話。白大塊頭是個何等人物，見此情形，已曉得何奶奶用的欲擒故縱手段，有意不讓蘭舫近身，日後好多敲幾個竹槓。自己恐蘭舫冒失，走往他處，倒反弄巧成拙，因此只得尋些閒話，絆住他的腳跟。無如初次見面，沒話可尋，猛想起他是北京來的，便夾七夾八，問問他北京風景。蘭舫那有心思同她答話，但不睬她又恐她見怪不恭，不得已只可胡亂同她談談。有時看了何奶奶，便答非所問。白大塊頭倒也糊糊塗塗的過去了，何奶奶在旁聽得分明，不免掩口葫蘆。蘭舫見何奶奶笑了，不覺心中大樂，以為何奶奶愛聽北京風景，於是便同白大塊頭，大開講章。一會兒點心送到，乃是三碗雞絲麵，各人一碗。蘭舫見點心叫來了，爽興老實不客氣，吃一個湯乾碗淨，吃罷再講，直講到上火時候，將他肚中所有的北京風景，傾倒無遺，幾乎將適才吃的一碗麵，也講了出來，實在無可再講，方將談風止住，白大塊頭也聽得筋疲力盡，兩腿酸麻，起來親倒一盅茶，遞給蘭舫說：「陳先生口乾了，請用杯茶罷。」

蘭舫接了，連稱不敢，又說：「今兒擾府，實為冒昧。我想做個小東，請二位今夜一同出去吃餐大菜如何？」白大塊頭生平最考究吃，所以將身子吃得和半條牛似的，現在聽蘭舫還要請她們吃大菜，不由的笑逐顏開，說：「這一來豈不叨擾你嗎？」蘭舫也順著何奶奶的口氣，稱呼白大塊頭阿姨，並說這是我禮當孝敬你老人家的。旁邊何奶奶說：「我今兒沒有工夫，阿姨和陳先生一同去吃了罷，我馬上就要回家去了。」蘭舫驚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難道今兒第一遭就不賞我的臉麼？」

何奶奶笑道：「你又要瞎疑心了，我委實還有正經大事，一點兒不是哄你。你若誠心請我，後來日子甚長，慢慢的再擾你便了，用不著這般急急。你今兒先請阿姨，改日請我，再教阿姨作陪，豈不甚好。現在我時候已至，決不能再為耽擱，一定要回家去了。」白大塊頭聽何奶奶打散他們的吃局，心中頗為不樂，鼓著嘴對何奶奶說：「今夜你又有什麼正經呢？」何奶奶恐白大塊頭貪吃，打破她的紙老虎，忙道：「阿姨有所不知，你過來我告訴你。」白大塊頭依言，隨何奶奶走到房門背後，兩個人先是唧唧噥噥，講了好一會，後來白大塊頭大聲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個果然耽擱不得。倘他先到家裡等不及跑了，又不知要隔幾時方回。你家中開消，是少不來的，切不可為貪吃一餐夜飯，誤了大局，你快快回去罷。」

蘭舫聽了，不知何奶奶為的甚事，心中暗覺納悶。又見她二人笑吟吟自房外走了進來，何奶奶在床欄杆上，取下她的套裙穿了，對白大塊頭說一句：「阿姨我去了。」又對蘭舫道聲明朝再會，接上去一個眼風，《西廂記》所謂臨去秋波那一轉，把蘭舫看得呆了，兩眼發定，口不能開，也沒回答何奶奶一句話，眼睜睜看她下了扶梯，直到不見形蹤方罷。自己歎了一口怨氣，猛回頭見白大塊頭還在旁邊，又不免自覺難以為情起來，只得叫聲阿姨，我們兩個一同去吃大菜好不好？白大塊頭以為何奶奶去了，蘭舫未必再請她吃大菜，此時聽他又提這句話，不由她適才已失望的滿肚皮快活，重複收回，滿面堆笑，連說很好，現在就可去咧。蘭舫原是一句敷衍話，不意白大塊頭如此老實，一想自己正要問她，何奶奶家中有甚大事？這樣急急回去？在此恐她不肯說，到了大菜館中，不妨細細相問。因也說道：「此時就去甚好。」

當下白大塊頭也穿了裙，吩咐底下人仔細門戶，自己隨蘭舫一同出來，坐上黃包車，蘭舫本欲帶她到一品香吃大菜，猛想起自己住在那裡，西崽都認識我，帶一個時髦些的女人像何奶奶般的去了，方有場面。帶這大塊頭前往，豈不被他們暗下恥笑，隨換了四馬路一片大菜館，進去恰有空房間，因教西崽將屏風遮起，免得有人看他們講話。白大塊頭不但飯袋，還是酒囊，要了一大杯白蘭地，呷一口去其大半，■嚙嚙下，滿面春風，笑得那張胖臉宛如一團和氣。蘭舫見了，也覺好笑。看她正在歡喜頭上，便乘間問她：何奶奶家中有什麼事？今兒連大菜都沒工夫吃，就此急於要回去了。

白大塊頭正等他問這句話，聞言暗道著了，假意歎一口氣道：「陳先生有所不知，她原籍江西，她家老爺本來很有產業，因當了差使，時常出門，回鄉一次，頗費周折，故把產業賣了數十萬現款，帶他奶奶住到上海，皆因上海水陸交通，往來略為便利，這是人人知道的。不過這位奶奶，為人大忠厚了，在她老爺賣產業的時候，沒向他要下些私房積蓄，及至到了上海，無論一個錢的用度，都要等他老爺挖腰包拿出來。若便這老爺規規矩矩，一輩子夫唱婦隨，到也未為不美。可恨她老爺賦性風流，年紀也輕，家中有了這齊齊整整的奶奶，他還心不滿足，不知怎的在堂子內取了一位姨太太。起初住在一起，不過別的東西，越是同氣，愈覺相投，惟有兩個女人，合一個男子，不免終有些兒口舌氣惱。試想一個是良家婦女，一個是堂子出身，那哄丈夫的本領，自然分出高下。」

他老爺輕信了姨太太說話，漸漸的同她不睦，到後來竟將姨太太在搬開另住，自己沒晝沒夜的窩在那裡，一月之間，難得回家一二次。這也罷了，最可惡的是她老爺竟將姨太太那邊，當作正式住宅一般，將他自己日用衣裳貴重物件，盡數搬了過去。遇著這位奶奶，又真正是個沒用之人，眼睜睜看著他們搬東西，一點兒不曾攔阻，你想癡也不癡！倘使衣裳物件正這裡，她老爺遇著更換衣服取用物件之時，免不得還要親自回家，如今東西已被他們搬了去，自然連人影兒都不到這邊來了。人不來猶可，就是房飯開銷，她老爺也假癡假呆，不管她的死活，必須她這裡沒錢用了，著人去要，然而沒一次肯爽爽氣氣的付給他，終是十元二十元零零碎碎的一票，腳步也不知賠了多少。日前她家收房錢的來了，拿不出洋錢，打發人到那邊去取，那邊竟回頭沒有，你想氣也不氣。幸虧收的是房錢，倘是巡捕捐，他們比火燒的更急，還肯等你一次沒有，下次再來麼！

這位奶奶，心中雖氣惱不過，還不願意坍台在那邊小的眼裡，因此自己執意不上那邊的門，卻教底下人去鬧。鬧了幾次，觸惱了那邊姨太太，索性一個錢也不付了，說你們休同我鬧，我身上又生不出錢來，錢都在你老爺身邊，他不付與我何干！橫豎他某日要回家去的，教他自己帶來便了，這裡你們休得再來，有能為你老爺回了家，留住他不放他到這裡來就是。說的便是今夜，何奶奶急欲回去，並不是一定要留住他老爺，會面之後，罵他一頓，出出氣也好的。而且此番賞了面，務必同他立一個章程，每月歸她多少開消，免得再受小老婆的氣惱，豈非是件大事。她深恐回去晚了，她老爺業已到家，見她不在，仍舊去了，後來便不知幾時再肯回來，因此來不及擾你的大菜，就為這個緣故。你還疑心她有別的交流嗎？」

蘭舫一邊聽她講，一邊連連搖頭，聽罷話，口中嘖嘖有聲道：「可憐可憐！這樣說來，這位奶奶的身世，著實可憐得很。既然她老爺如此無良，自己的境況又這般窘迫，因何不同她老爺宣佈離婚，另外嫁一個男人呢？」白大塊頭道：「原是在呢，我也曾勸過她這句話，她說拋夫再嫁，顏面攸關，吃虧便是便宜。與其拋頭露面，倒不如忍氣吞聲的好，所以她倒並無改嫁的心思。」蘭舫道：「這樣她也未免太固執了。日常受氣，豈不把身子遭壞嗎？」白大塊頭道：「為此我也勸她不可悶在家裡，寧可丟掉幾個錢，出去散散心，豈不比日後弄出病來，花了錢買藥吃的受用。所以我常陪她出來，看看戲，聽聽書，昨兒也為看了戲，才得同你相識，你倒還應該謝謝她老爺那個小老婆，若非此人惹她動氣，她安安穩穩的住在家裡，管教你踏破鐵鞋無覓處呢！」

蘭舫聞言，也想到自己身上，覺白大塊頭講的話，果然一點兒不錯，倘何奶奶夫婦和好，我又怎得同她相識的機會，可見內中著實大有緣分。現在何奶奶雖然怕丟臉，不肯拋夫改嫁，但她正缺乏錢，使我只消手頭略寬一些，定可將美人的心，賣她回來。想到這裡，得意非凡。看大塊頭酒杯中早已空了，知道她酒量不弱，索性命西崽開了瓶白蘭地，兩個人你一杯我一杯，左一盞右一盞，喝得面紅耳張，醉飽方休。出來時候，蘭舫問白大塊頭：「何奶奶明天可到你處？」白大塊頭道：「那卻說不定，也許她今兒來過，明天不來了。」

蘭舫道：「阿姨，拜煩你明天替我跑一趟，請她飯後三點鐘，務必到你府上會我。因我聽你說她今兒回家，同她老爺辦交涉，不知辦得怎樣了，很覺放心不下，一定要問問她的究竟，始可定心，種種拜托阿姨，千萬不可失我約的。」白大塊頭點頭稱好說：「我替你陪腳步，日後你怎樣請我？」蘭舫笑說：「再請你吃一頓大菜好不好？」白大塊頭也笑道：「一頓不夠，極少須吃十頓。」蘭舫道：「別說十頓，就一百頓也可遵命的。」彼此一笑。次日白大塊頭並沒替他去喚何奶奶，何奶奶已先來找尋白大塊頭，探問昨兒自己走後，蘭舫的情形。白大塊頭一一相告，說到假造她身世，哄騙蘭舫入彀之時，何奶奶大笑不止，笑得靠在白大塊頭身上，幾乎打跌說：「阿姨虧你講得這般原原本本，活像真的一般。」

白大塊頭也笑道：「說謊須要投師，你跟著我學學，日後自然也能夠死的說活，假的說真咧。」又道：「他因你回家同老爺辦交涉，十分放心不下，故教我約你今天三點鐘在此相會，探你的回音。我先問你，昨夜究竟辦過什麼交涉沒有？」何奶奶笑道：「有何交涉，除了床公床婆，沒見過第三個人，你撒我的爛污，替我說開了頭，少停他如果問我時，教我將什麼回答呢？」白大塊頭笑道：「那個不干我事，你們會了面，說什麼，由你作主，旁邊人怎好教你！就教了你，恐你也未必肯依我做主呢。」何奶奶央告道：「好阿姨，休得放刁，你豈不知道我是沒有主意的。少停他問我，究竟將甚對答？請你預先教我一句。倘令我自己說，那可一定要露出馬腳來咧。」白大塊頭笑說：「你要我教你說話，先對我叩三個頭，叫我三聲師父，我才教你。」

何奶奶道：「叩頭何妨。你本來是我阿姨，我理該對你叩頭的。況且師父長輩，阿姨也是長輩，一般都是長輩，阿姨何必單揀一個師父做呢！」白大塊頭笑道：「好利口，你還說不能講話麼？告訴你，少停他問你時，你只消裝做不高興的神氣，回他昨夜老爺並未回來一句話已夠，別的不用多講，自有我替你代說的。」何奶奶問為何要回他老爺沒回來？白大塊頭笑道：「自然回來不得

他一回來，你還好相與別人麼？」何奶奶啐了一聲道：「阿姨還要尋我開心。」

兩個人說說笑笑，無非是預備少停蘭舫來了，說甚言語好，教他服服帖帖的拿出錢來，沒有懊悔。這天何奶奶便在白大塊頭家中用飯。差不多將敲兩點鐘光景，聽樓下有人叩門，白大塊頭上洋台一看，忙對何奶奶說：「姓陳的來了。」何奶奶不防他來得如此之早，一時倒慌了手腳，說：「讓我暫時躲一躲好不好？」白大塊頭道：「不妨事，你躲不得，躲了少停倒反不能出來，這樣坐在榻床上很好，且把眼睛揉揉紅，手帕上多塗些鼻涕，裝作哭罷的模樣。他上來你也不用睬他，我自自說話。」

何奶奶依言，起雙手拚命將兩眼圈揉紅了，把一塊絲巾掩住鼻孔，流了許多鼻涕。這裡預備方罷，樓下蘭舫已進了門，聞知白大塊頭在樓上，他今兒熟門熟路，不須通報就此登樓，直闖進大房間內。一眼見何奶奶已先在此，不覺呆了一呆。白大塊頭含笑相迎，叫聲陳先生來了。蘭舫口中雖答應他說來了，兩眼卻注意何奶奶，見她面帶感容，低著頭不住用絲巾揩眼睛，自己進去，她也不把頭抬一抬，心中已有幾分明白，一定是她昨夜回家，同丈夫辦交涉失敗了，但為何見了我，睬也不睬，莫非因我昨兒講山海經，耽擱了她的工夫，回去時她丈夫已等不及跑了，那卻是我之過，故她心中怨我，不願理睬，因此急欲問個明白，走近榻床旁邊，輕輕叫一聲奶奶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為甚這樣不快活？何奶奶一語不發。蘭舫更覺納罕，只得回身問白大塊頭道：「阿姨這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白大塊頭道：「有甚意思，昨兒都已告訴你了，你只消問她得夜她老爺回家沒有，就明白咧。」蘭舫聽說，更疑心是自己耽擱了工夫闖的禍，因問何奶奶，可是昨兒回去，你們老爺等不及跑了麼？何奶奶搖搖頭。蘭舫道：「這樣大約他不曾回家了。」何奶奶點點頭。蘭舫連說：「豈有此理。」心中卻暗地歡喜，一則自己幸未惹禍，二則他丈夫昨夜不回去，可見他們夫婦的恩義，淡薄已極，正好自己插身其間，遇缺即補，豈不是椿美事。面子上卻假替何奶奶不平，說：「你們這位老爺，實在太混帳了。既然答應你回家，為甚撒你的爛污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旁邊白大塊頭接口道：「陳先生你休提這些話了，她因昨兒，老爺失她的約，故意作弄她，空等了一夜，開消也不送來，今天氣得什麼似的，沒我前去喚她，恐她連床都不肯下，別說出大門了，是我硬拖她起床，勸她到此散散悶，同她講話，說到氣頭上，她連飯也不要吃，只顧拋眼淚，我好不容易才把她勸住了哭，你又說這些話觸她的心，惹她再哭起來，你待怎樣？」

蘭舫聞說，嚇得不敢開口。看看何奶奶愁眉不展，白大塊頭鼓起一張胖嘴，也是副不高興面孔，蘭舫坐了好一會，沒意思，想說話呢，只恐惹動何奶奶的愁腸，又要闖禍。猛想起她們口口聲聲，說什麼開消不曾送到，何奶奶所愁，大約也是金錢問題，我何不幫她的忙，貼她些開消，或可使何奶奶轉悲為喜，亦未可知。不過貼開銷這句話，很難出口。因她是公館中的奶奶，人窮架子大，不知可肯受我的錢否？倘說上去被她彈了出來，豈不難為情麼！一看白大塊頭在旁邊，暗說有了，不如托她阿姨居間介紹，隔了一重門檻，諒她也不致推卻咧。因對白大塊頭歪歪嘴，招呼她到房門外面，扶梯橫頭，將自己的意思，對她說了。白大塊頭皺眉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只恐她因你陳先生同她客客氣氣，不肯受你的罷了。」

蘭舫道：「我也慮這一著，故而不敢造次，拜煩阿姨，替我說句好話，我實因捨不得她愁壞身子的緣故，別無他意。」白大塊頭笑道：「我原曉你一肚皮好心腸，只是她現在虧空頗大，不是百十塊錢所能辦得來的，你到底能可貼她多少？倘若夠了，我不妨替你講一句。如其不夠，也不必開這個口，讓她同老爺去鬧，遲早終要叫他拿出來的。」蘭舫道：「我現有二百元在身邊，一併給她，不知可夠用嗎？」白大塊頭道：「二百元也許夠了，你先拿來給我，讓我帶著錢進去，問她要的就給了她，不要仍舊還你，免得空口講話，即使她心中要了，也未必好意思老老實實說要你的錢呢。」

蘭舫連稱不錯，忙在懷中摸出二百元鈔票，交給白大塊頭。白大塊頭接了，命蘭舫在房門外面等一等，自己含笑進房。蘭舫果然聽話，靠扶梯欄杆站著，彷彿聽得白大塊頭到了房內，同何奶奶二人唧唧噥噥講了好些話，又聽何奶奶嗤嗤發笑，白大塊頭也笑，自己一點兒不敢竊聽她們說些什麼。直到後來，白大塊頭高聲喚陳先生進來呢！站在外面，豈不腳麻煞了！蘭舫應聲時內。此時何奶奶的面色也變化了，仍和昨兒一般春風滿面，見蘭舫進來，對他盈盈一笑，這就是二百塊大洋的收條，何奶奶不提，蘭舫也不再問，便是那從中經手的白大塊頭，也托故避下樓來，少了個見證，竟不能再在這上頭開談判。幸虧他二人還有不須見證的交涉，故而並未受證人缺席影響。

這夜白大塊頭特設盛筵，留蘭舫、何奶奶二人晚膳。吃過飯又說笑多時，方各散去。次日仍在這裡約會，一連十餘天，白大塊頭忙著應酬蘭舫，自己收了小芙的五十元媒人錢，也沒工夫替他上緊辦事。小芙連來討了幾次回音，白大塊頭推頭隔壁這位小姐，家中有事，無暇來此，你要會他，至少還須等候十天半月。小芙無奈，要求白大塊頭再約何奶奶前來相會。白大塊頭暗想她現在有了戶頭，怎好再敷衍你。兩雄相遇，豈不惹動干戈。因說何奶奶日前已同他丈夫回江西去了，不在上海，馬上就來說不定，隔三年五載再來也說不定。小芙一想不好了，兩頭脫空。那一天花掉一百五十元，豈不冤枉。其實此時何奶奶，正在樓上伴著蘭舫，不過白大塊頭不肯告訴他罷了。

小芙見大塊頭意態頗為冷淡，曉得她有意放刁，一定為五十塊錢，不能稱她心的緣故。但一樣花這幾個錢，若去打野雞，不知可換多少新鮮，何犯著受他們氣惱。一念及此，熱血霎時冰冷。也不再與白大塊頭多話，就此跑了出來，花三塊錢在後馬路打了個野雞，回去非常得意，次日便高高興興的上學堂讀書。他兩位同學錢有餘、黃百城二人，見了他都十分歡迎。因他們自那夜在戲館中遇見小芙帶領何奶奶在彼看戲，彷彿倩影亭亭，至今猶深印在他們腦子內。不過有餘喜歡嘴裡說，百城卻在肚中做工夫，面子上裝出一股道學先生氣派。為著這個事，二人鬧過一回意見。此時見小芙去了，都欲打聽他前夜的女人，究竟是那一條道路，明曉得小芙說的親戚，乃是一句推頭，不足為憑，然而這不過他們心理，場面上有餘卻欲瞞過百城，不令他知道，自己向小芙打聽這件事。百城也欲背著有餘，探問小芙，恐他知道了要說自己假正經，豈不壞了多年道學的好名譽。因此課堂上，三人當面，絕口不提。及至休息時，百城一轉背，有餘抓住小芙，苦苦相問，一定要他說出那夜所同的女人，來蹤去跡。小芙掩飾不過，又值自己正銜恨何奶奶，拔了他短梯，暗想告訴告訴別人，壞壞她名譽，也是好的。因將自己與何奶奶的交接，從實說了。講到何奶奶偷了他一百元鈔票，回轉江西，有餘不覺失聲歎息，正欲加一句批評，恰巧百城來了，有餘不便再講，對小芙歪歪嘴，走了開來。百城見小芙單只一個人，不覺心中大喜，上前尊一聲小芙兄，小芙回言：「百城兄，何事見教？」

百城素沒同他們講過戲言，一時倒不點難以為情開口，期期艾艾了一陣，方說：「你多天沒到學堂中來了，可知有餘那廝，大講你的壞話麼？」小芙驚問他講我什麼壞話？百城道：「便是那夜戲館中，你陪著一位女令親，他硬說這不是你的親戚，一定路道不正，逢人告訴。我替你大抱不平，同他大鬧之下，幾乎鳴鼓攻之，他方不敢肆其如簧之口焉。但你這令親，不知姓什麼，家住哪裡？可能許我一登龍門，則身價十倍否？」小芙聽了，暗想原來你也要打聽這件事，卻如此遠兜轉講話。平常你慣充道學先生，張口說人長，閉口道人短，今天我倒要尋尋你的開心了。因道：「你要見她麼？這個容易，今晚我便要到她那裡去的，你若有興，同去好不好？」